

三  
國  
志

100元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  
 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  
 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  
 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  
 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  
 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  
 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  
 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  
 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魏書十八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畱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十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眾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  
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亾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劔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  
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荅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旣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敕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 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亾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旣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亾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諛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

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二千五百戶。薨，謚曰

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薨，謚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

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

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  
 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  
 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  
 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  
 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  
 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救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  
 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  
 壯侯岱又先亾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為江夏  
 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  
 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臧毋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

代松虔到招誘炁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炁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亾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涓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

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

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

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合壁中男女聚治

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

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  
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  
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  
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  
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  
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畱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  
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  
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  
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畱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又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獠道人也

桓音

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

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

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  
拜中郎將  
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閒  
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惠畱屬超太祖破超  
於渭南惠隨超入漢陽係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  
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  
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  
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其從兄  
名柔時在蜀惠  
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  
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  
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

之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  
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  
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  
何爲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惠  
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戎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  
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

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直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直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

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

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敕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

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

州詔以陳畱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

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

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

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太守徐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

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劔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

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涪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涪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涪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劔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

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二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涪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福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閒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緒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憚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夫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僵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其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叵父之怨虜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



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  
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  
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  
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  
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  
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  
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  
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  
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  
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拑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

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  
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  
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  
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  
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  
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敦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

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敦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敦還帝責敦何不

密啟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敦子

固字元安有敦風爲黃門郎早卒敦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

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閭之流其祝

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  
左悺唐衡等權倖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  
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  
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敕外爲市買息又啟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  
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  
邪用其賤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

尹旬月之閒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閒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亦賣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爲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騎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畱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

不敢追逐須與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己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旣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劔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

路之烈焉

魏書十八

全讀書局印  
汲古閣朱印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

去代二百餘里

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  
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  
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二日一夜與  
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  
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  
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

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諸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

國

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堦溝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

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

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鑿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

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

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

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盍彼四方性簡易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

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

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



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捩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眾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采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荅曰不侍數日  
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遇也  
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  
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且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  
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畱思文章今乃含王建陳度越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  
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  
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念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忌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  
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眛歌誦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  
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  
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髦穀帛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上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大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

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荅教十餘條教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教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修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世躡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巨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為其名土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澹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傳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偃而

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

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楸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真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安中為黃門侍郎虞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虞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

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

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

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造死之義形

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

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

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  
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  
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  
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  
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  
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  
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  
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  
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紂  
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芑芑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糒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驂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盜弭節長驚指  
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  
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  
醒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畱其從官  
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銖鑽徒跣詣闕下帝及  
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  
東歸以敘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  
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  
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臯鳴衡  
輒豺狼當路衢蒼蠅聞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轡止脚蹶脚蹶亦何畱相思無終極秋  
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  
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嘆息嘆息何所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  
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過亾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閒影響不能追自顧  
非金石吐咤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  
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  
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卽  
長塗援筆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

從此辭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甌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  
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

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

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  
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  
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  
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匹地五百

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匹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一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

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莫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  
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

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土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

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  
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  
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給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  
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爲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忘妃妾之家膏沐疎略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旣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立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壘場  
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  
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  
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  
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  
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  
蚌蛤浮翔於淮泗躡鼬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  
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  
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  
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  
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畱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滔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其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  
 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  
 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魏略

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  
 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  
 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  
 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  
 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  
 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  
 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  
 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  
 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  
 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  
 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  
 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  
 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  
 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  
 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瘡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羸可以  
 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鵲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  
 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  
 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張然失圖

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吹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

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

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

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聞東西經十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閒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

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

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

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

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

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旣克己愼行以補前闕且自少  
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  
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  
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  
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

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  
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

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邊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

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書十九

金陵書局所  
藏古閣本

三國志十九



魏書二十

三國志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玳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

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

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

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

為請命及亾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

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娉甄氏

亾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

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

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

無天二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尙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尙方

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

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寔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

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二年復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字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

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

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

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

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

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

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稽

氏譜嵇康妻  
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褒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  
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  
官屬皆賀褒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褒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  
也遂共表稱陳褒美褒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鄴西漳水褒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  
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

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尙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更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戒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

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

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旣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敝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闔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乎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



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

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妻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

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父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

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

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

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

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

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

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

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

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

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  
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  
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  
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  
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

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

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詔曰故楚王  
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  
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嘉後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之後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荅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

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

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謚

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搗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

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二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二年改封平輿侯黃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闔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繼大宗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

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于匹

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

載宗室曹囧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

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治衰則有與守其

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麻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

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閒雖有鬩牆之忿不忌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且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

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亾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

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追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

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報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詒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亾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埽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固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弱罔冀以此  
論感悟曹爽不能納

魏書二十

余駿書局  
波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

魏書二十一

三國志二十一

王衛二劉傳第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

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辟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

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

# 卒榮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榮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榮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

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榮復曰如榮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遂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平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榮計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榮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卻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騫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騫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

酒漢濱榮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

而不能用法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

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

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同心望風而願治

文武並用英雄畢乃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

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

碁者不信以屮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

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

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

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

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

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

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

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運見偏促乃逃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壽益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

知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

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

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

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

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軍國書

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

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瑒各

之大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華

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

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

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瑒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于

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

書嘲瑒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荅曰瑒聞

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窈窕之首韞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

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植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

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植獨平視太祖聞之

乃收楨減  
死輸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

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

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道

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

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儁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

場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

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立爰漏后圓  
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自穎川邯鄲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  
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

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涓名因啓涓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涓太祖遣涓詣植植初得涓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錐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涓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涓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仇者及暮涓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涓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涓爲博士給事中涓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欽**

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略

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尙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嘗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語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荅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章仲將仲將曰仲宣傷於肥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羸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

**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  
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

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

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

**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

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

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賢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

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精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

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時又**

**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探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性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誦議沸騰性不傷物煩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 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爲殊異如此 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

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  
 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  
 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  
 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  
 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  
 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田丘儉  
 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  
 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  
 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待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景初  
 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

**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閒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  
 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  
 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  
 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  
 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  
 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鞆賓紀辰景風扇  
 物風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



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名姓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速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齟齬壘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願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邀貴戚閒蓋不與鄉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

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佛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急還拔劔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尙書

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

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爲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

魏國旣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卽王位徙爲尙

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爲尙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闐鄉侯三百戶闐音聞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亾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亾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爲

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

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

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

前文不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

量為名永嘉末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

俊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傳報所

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州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

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

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

謂其相曰趙有犢雙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雙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胾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胾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雙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屬羅故剗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虞懼奔揚州

虞別傳載虞道路爲賤謝劉表曰考躬過蒙分

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旣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遊竄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敢忘前施 傅子曰表旣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迂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迂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

編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眾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虞通草書虞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

而見之居無幾隗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虧匹夫之節成魏魏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

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匹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



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  
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  
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  
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  
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  
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  
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  
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

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益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閒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己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

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虞別傳云時年四十二

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

太守阜子喬字仲彥

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

力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胃增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

當日蝕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  
卻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  
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

日亦不蝕

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楊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  
卻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

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  
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  
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  
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  
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  
卻元會浩從  
之竟卻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

中爲尙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

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

疑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  
尙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  
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  
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  
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  
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  
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  
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  
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  
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  
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  
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

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

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

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

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

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

擇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

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

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

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

傳文閒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光祿大

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夫京兆章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

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

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

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章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

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

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

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愼愼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

達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城孫諫

文章敘錄曰諫字公達疆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東杜

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

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閒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滕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宵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

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

陳郡太守任

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壘畝楊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荅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眾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荅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

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異黃初中為侍中

尚書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嚮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立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一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立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前無親以吾觀此二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泥泥之乎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

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益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

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

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眾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



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恆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  
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  
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  
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鈎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  
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  
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  
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  
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  
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  
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  
獄訟不加標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  
時無赫赫之名吏  
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  
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

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喻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尅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司馬

彪戰略載礙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田亶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傳礙礙對曰昔夫差  
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獨其  
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  
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開攜貳待  
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  
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  
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  
閒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今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尅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閒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閒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濇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恪不過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勉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

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母巨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

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

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巨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

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

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

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正業基矣豈叢爾傅嘏所宜閒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

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

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

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愷善徽愷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

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  
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  
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  
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為傳嘏識量名輩是當時

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書二十一

金諫齋局  
汲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一



魏書二十二

三國志二十二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

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

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

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

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

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

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

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

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

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

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

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  
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尙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  
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  
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  
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  
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尙升遷亭公主會嘉  
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

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諡皆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

元方諡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諡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諡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亾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 傅子曰寔亾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諡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諡之

象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  
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閒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  
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  
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  
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  
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  
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  
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  
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  
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  
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  
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

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  
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  
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刑滅趾之法所以  
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  
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則其  
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  
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  
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  
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  
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

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眞司馬宣王等竝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竝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

下抑制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  
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  
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  
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  
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  
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  
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盜鄉邑從  
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  
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  
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

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

加邊境有事



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  
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  
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  
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  
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  
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  
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  
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斷礎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

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

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  
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  
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  
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  
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  
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

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

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饗饗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爲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秦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

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秦謀所以禦之秦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秦計使秦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  
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  
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  
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  
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  
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  
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  
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  
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旣  
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

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櫓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眾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

道深險賊必設伏秦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臣公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眾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

乃緣山突至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秦與  
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  
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  
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秦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  
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眾議以  
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秦爲尙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秦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巨頭秦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秦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秦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秦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

謚曰穆侯

千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

其逼之垂涕而人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

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

發後言遂嘔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

封溫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謹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

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

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

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

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  
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  
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剽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  
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成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  
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  
懿公屍爲狄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  
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  
尙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閒

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  
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

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尙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旣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尙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

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

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

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

彫薄誘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

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

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

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

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

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

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

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  
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  
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  
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  
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  
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  
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  
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旣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  
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  
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尙書帝  
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

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

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

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數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奏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

代之利乎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

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

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

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

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尙方令坐猥見考

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

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

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

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

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

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負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贊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呵減債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

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

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  
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  
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  
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尙書轉侍中吏部尙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  
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  
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  
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  
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  
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虵於文  
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

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  
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  
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  
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  
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吳  
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  
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  
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  
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  
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  
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



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  
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  
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  
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尙書令及  
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  
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  
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  
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

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尙書郎傳咸與亮賤曰衛伯輿實妃兄子  
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  
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  
敘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  
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

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尙書  
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尙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尙書張讓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

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亾法罪及妻子亾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

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旣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尙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  
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  
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  
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

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尙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亾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尙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尙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

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

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  
斑及子皓志並至尙書志子諶字子諒溫嶠表稱諶清出有文思 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  
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  
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尙書卽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魏書二十二

全賤齋局所  
編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二

魏書二十三

三國志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  
 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士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  
 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  
 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  
 黷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凶食貨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阽必有讒慝閒其  
 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  
 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

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

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

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

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

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

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

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

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

在屈竿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

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

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  
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  
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  
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  
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  
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  
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  
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  
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  
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  
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  
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爲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爲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陽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采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摘  
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  
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饗養放流潔士盈  
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  
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  
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

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

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

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

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搆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

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

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

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

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

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

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尙書文帝踐阼遷

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撻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撻吏不勝痛叫呼

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啗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卽

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

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跼蹐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

爲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峇嗣爲太山

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昔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誅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暢

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

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

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亾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絺褐行則步  
涉食則苾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  
羌校尉王珍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珍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  
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  
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  
或以茂爲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閒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  
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暴令校事劉肇出過  
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  
曬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  
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  
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  
爲小入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  
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瑣瑣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  
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爲欺魄  
天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枉  
枯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  
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墳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

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然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顥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救豫掘埒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埒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亾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索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競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輜車黃犝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頃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己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亾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閒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

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眾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



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尤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

厭冤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字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義伯既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

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會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

歲名稱鄉黨至十二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亾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繩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以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

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

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間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畱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

以廷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尙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尙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尙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尙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眞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眞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

### 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

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  
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  
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  
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縣  
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  
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  
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  
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絹道路艱阻必致寇  
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  
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  
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  
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

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  
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  
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

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  
諭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  
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  
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  
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  
大破之屯田客呂竝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  
卽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  
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  
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  
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

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盜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



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

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

致二萬餘口

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

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眾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

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

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

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

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爲諸軍當

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執大

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

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  
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  
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  
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文帝卽王  
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  
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  
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  
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  
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  
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  
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忌持其常所服藥  
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

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道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

少不修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

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

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

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

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

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

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

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

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尙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尙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

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魏略

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亾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卽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其潔而不宗其餘

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

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頽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頽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頽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頽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立妙事見荀粲傳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與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且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郤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侍中王曠與

司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  
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  
徐福嚴幹李義張旣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旣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  
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旣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  
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  
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  
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  
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  
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  
平陵令遷宄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卽位  
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立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  
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  
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  
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  
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  
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  
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  
肯也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宄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  
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闔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  
植嫌宣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  
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  
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  
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尙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  
爲誰左右對曰尙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具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上大夫人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于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爲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爲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踢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爲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己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  
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  
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書二十三

金陵書局  
藏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三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

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  
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剽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滿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  
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

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

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

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

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禮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

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

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

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

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

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從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子肇嗣肇薨子邦嗣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温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劔佩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

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真晉諸公贊曰自

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

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

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賤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竊寢息

按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

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

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効言辭激揚情  
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僞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  
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父之子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爲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聞使連屬林恐  
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  
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進封安陽鄉

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

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

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

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

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子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

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子述嗣弟隨晉尚書僕

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

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寶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

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

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

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按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

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三國二一四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  
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  
吏嘗有非猶尙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  
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  
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

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

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己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  
果反魏國初建爲尙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  
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  
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  
在合肥亾逃舊法軍征士亾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竝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  
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  
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  
承指至廷尉考竟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  
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  
明義昔漢末陵遲禮義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  
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  
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  
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  
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  
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勵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  
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  
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  
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  
實通謀并執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  
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  
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  
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  
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  
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  
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  
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

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

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所物之

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温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忌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魚喙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誓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免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臣松之以爲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躡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防近世况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猜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爲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

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

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

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

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

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

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

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鷓鴣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

還營以為匹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匹盈垂

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

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

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  
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  
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  
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  
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  
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  
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

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  
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眞兒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尙書令追贈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  
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  
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亾之義徑詣刺奸  
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閒郡丞稍遷熒  
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  
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閒應時平泰歷山  
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  
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尙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  
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  
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  
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  
劔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  
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  
萬眾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  
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  
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  
號發心皆以絹付亾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  
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  
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  
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榷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  
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皋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  
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  
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按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  
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  
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郃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  
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  
得尋按摛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閒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  
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按  
解與圖奏而郃不受詔此臣輒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  
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  
期年眾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眾彊盛而鮮  
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

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  
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  
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  
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  
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  
出爲高唐陽泉鄧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尙書郎廷尉監  
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  
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  
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  
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  
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  
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  
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  
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  
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尙書出爲河南尹  
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  
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尙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據爽弟義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尙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矣

魏書二十四

金賤齋局所  
汲古閣本

三國志二十四